

## 舊書新果・刹那懷想

# 現代音樂與現代詩

香港國際現代音樂節剛於十月十一日揭幕，對不少喜歡音樂的人而言，現代音樂可能仍是相當陌生，或覺得很難理解，以至完全抗拒。事實上，我們在市面上，很容易找到貝多芬、莫札特的音樂唱片，卻難以尋覓現代作曲家的作品。在多種藝術媒介中，傳統和現代之間經常存在不易打破的鴻溝，當人們指摘「現代」的時候，往往視之為晦澀、難懂、甚至遠離群眾的代名詞，而維護現代者大概又會覺得傳統古板、保守。但我認為當中不完全是傳統和現代本身的問題，而是往往涉及當代社會的市場、教育、傳播等等中介者的偏差。

我想起現代詩，似乎與現代音樂有許多相近的特質，面臨的困境亦類近。現代詩一度被評為晦澀難懂，在六十年代的港台兩地曾出現激烈論爭，在學校裏，有國文老師嘲笑、禁止，以至處罰寫新詩的學生。一九八四年，舊體詩家周棄子在台灣逝世，當時報章上曾刊出署名「大學中隱」的文章〈吾道漸消沉〉，哀悼舊體詩家凋零，感嘆舊體詩「大勢已去」，同時肯定新詩的地位，認為舊詩雖難延續，但詩本無所謂新舊，「成功的新詩人必會陸續誕生。」未幾著名的現代詩人楊牧撰文回應，先回顧台灣現代詩早期經歷各種譏諷至得到認同的過程，再指摘一些早年抗衡舊作風的新詩人，後來卻成為排斥新觀念新形式的保守力量。楊牧讚揚「大學中隱」的胸襟並理解他對舊體詩家凋零的感嘆，最後指出在新與舊之間，「坦蕩寬厚的心才是永遠的詩心。」大學中隱實是古典文學專家兼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鄭騫先生，〈吾道漸消沉〉後來收錄在鄭騫的文集《永嘉室雜文》中，並附錄楊牧一文。

新詩雖是晚近興起的詩形式，但不表示新詩比舊詩進步，寫新詩的人更不一定比寫舊詩的人先進。傳統和現代在時空、形式上有許多差異，但空有形式上的新，不足以稱為「現代」。詩本來具有追求創新的特性，而「現代」更另有現代性的追求，如果新詩失卻現代性、失卻開拓和實驗進取的精神，新詩會變得沉滯、老土，絲毫不新。在這方面，現代音樂固有不少勇猛精進的嘗試，大概亦有和現代詩相近的問題。其實不同的藝術媒介本有許多互相引進的地方，本屆香港國際現代音樂節上即有意大利作曲家向聶魯達的詩借鏡，亦有香港作曲家自香港新詩中取材。至於人們常聽莫札特而不知巴托克、荀伯格，有如熟讀李白而未聞有穆旦、辛笛，完全不涉傳統和現代孰優孰劣，而是市場、教育、傳播等等中介者的因素，這一切已非藝術範圍內的課題。

陳智德